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八七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洪策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七

宋 江遹 撰

楊朱

楊朱遊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

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

道常無名名之生在於物成數定之後智者惡事物之紛錯也不得已如事物而强為之名爾名非自然也凡在可名之域者皆偽而已矣雖然名以出信必依於實實不自顯必假於名名矣乎將必循名而蹈實也但惡夫守名而累實爾悠悠之徒不知身之非我有也故趣富貴於當生不知子孫之非我有也故競虛名於旣往其始也將徇名而求實其終也乃徇名而妨實且以實非名則管氏之奢奚無益於子孫以名非實則田氏之廉何乃因有齊國蓋名不可去名不可趣趣名則實斯毀矣實聚則名斯立矣且趣當生則夷齊之遜不若堯舜之偽將恤我後則管仲之奢不若田氏之廉若欲名實兼之惡可哉列子非有貴乎世俗之富貴也非不知堯舜夷齊之不與名期而名歸之而為天下後世之所共美也蓋雖聖人之應世日與接搆則名亦旣有均在可議之域矣列子言此欲學者務造乎道之無名而已如或矯情乎

仁義禮教以盜當世之虛名非特不得名併與夫利而失之矣曾不若盜賢者之猶得肆情於當生爾此殆矯枉不得已之言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

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

百年之生憂患所癈陰陽冦其外嗜慾蠹其內無彊無堅為疢為惱夜眠而神勞晝覺而形役計人之生安得無介然之慮於斯須之頃哉然而介然之慮存之則憂懼釋之則逸樂存之在我釋之在我人之所以每蹈於憂患之域者彼豈甘心於憂患哉由其以美厚聲色為可樂是以競譽規榮慎耳目惜是非偶偶遑遑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日罹於憂患而不自悟矣是則百年之生既不能內得於天樂又不能自肆於一時而兩失之矣其與重囚纍梏何以異哉莊子亦以此為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夫列

子之設心豈欲使斯民自肆於聲色之娛哉蓋深醜夫遑遑競虛譽者之無益於身不若縱肬而趣當生之樂者為猶愈爾是亦矯枉之言歟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死之與生一往一反爾太古之人大樸未散渾淪之質不雕於人偽故能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由是從心而動從性而遊無往而不適然自得其性於心為體心於性為用去性而後從心故從心而動則能

不違自然所好之在我者爾從性而遊然後能不逆萬物所好且動或迫之不若遊之適也從心而動不去當身之娛是不為近名之善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遊不規既往之名是不為近刑之惡也故不為刑所及若然者其視死生之變直猶夜旦之常爾又何暇計其名譽之先後量其年命之多少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

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生死交謝初無同異小智自私於大同中妄見成異因異立同由是生死之同異昏擾而無辨矣楊朱欲齊生死之變而一之故即俗之所見以生為異以死為同要其終必歸於無同無異也或遽而語之至道之所謂一則彼將殺亂於滑疑之際而其惑終不可解矣此乃聖人之常善救人也且齊萬物之變必以堯舜桀紂為言者將祛世之重惑宜以狂聖之極天下萬世之所共信者為之言也且謂堯舜同於桀紂非苟然也堯舜應世之跡因時合變未免於有所徇則其跡安得不同趨於腐骨哉若夫堯舜之所以為堯舜是乃孔子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又安得與桀紂同腐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人之生因情有欲以欲發愛欲而無以節之則盈嗜欲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矣是所以謂誤善也所矜在於清正則能抑其情而節其欲矣安得為誤善雖然伯夷展季既有矜清正之名而存心於矯枉救弊則其跡未免於有郵是亦為情欲之所役也放而至於餓死寡宗則謂之誤善不亦可乎是以聖人緣督以為經而不為已甚也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

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人之生也必將資物以為養則耕而食織而衣所不可已也雖太古之民亦莫不若是也特不欲左右望而罔市利於富貴之中有司壟斷爾由前則不窶是所以為樂生也由後則不殖是所以為逸身也蓋窶則草冠縱履而杖藜安可以言樂生殖則滿心戚焦而求益安可以言逸身以是知列子之道不為已甚於世道之安危未嘗都忘之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

不詖明器也

立后王君公以治天下之民欲其不懈於位是乃生相憐之道也至於死則略矣雖有良朋不過況我以永嘆而已是乃相捐之道也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

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録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子列子之學於老商子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於口之所欲言意之所欲行莫得而恣也故老商見之始一解顏而笑至於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則於是乎得恣而肆之勿壅

勿遏矣故老商許其内外進矣所謂恣耳之聽恣目之視恣鼻之向恣體之安亦若是而已非曰翫足於聲色嗅味以犯人理之所惡然後為恣也能進此者是所謂聞道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雖一日一月之生亦足以為養矣又奚以戚戚然久生為哉此列子論養生之至理也管仲晏子曾西之所不為曾何足以進此道乎蓋晏平仲豚肩不掩豆是躬儉者也管夷吾三歸反坫是好奢者也晏平仲管夷吾其問其答固宜若是矣二子之問答譬猶果蓏之理其言適有與道相當者故列子取其説以寓夫至道非欲學者為管晏之所為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

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裳黼文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得道者之於送死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以星辰為珠璣以萬物為齎送則其所遇烏乎往而不可哉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

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麯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絶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産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

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耶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

死之昜及以難遇之生俟昜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説辭亂我之心榮禄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别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蹔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

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佗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爾非子之功也

肆情於色人情之所惑著人理之所甚醜者恣口之飲人情之所同欲先王之所詰戒者常人之情目欲視色至於闕明而不得恣者非真能黜嗜慾也畏夫性命之危有所拘而不得逞耳口欲美味至於闕適而不得恣者非真能忘好惡也惡夫名聲之醜有所避而不得恣爾由是尊禮義矯情性終於其身視其外若能恬淡無為者語其坐馳之情則甚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志念所在無所不至亦無所不為

矣若是則百年之生內愁其心智外苦其形體亦何生之樂哉若夫朝穆之所為則真而已矣其所謂恣口之飲者非荒酖於酒也其所謂肆情於色者非沉湎冒色也蓋朝穆於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喪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故恣口之飲肆情於色雖名聲之醜曾不遑憂性命之危亦不暇恤此所謂治內而不治外無愧乎道德不為仁義之操而散為淫僻之行者也以其道之真以治身者推而行之天下可土苴而治也子產方且以乘輿濟人於溱洧為治未免為國人之所非鄧析之所屈所謂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者也安足以知二子之真其不能知則亦已矣又以說辭亂其心榮辱喜其意則其為誠可鄙其意為可憐矣以是相鄭而專國之政雖曰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初不知其所以為治是殆得之於偶爾豈其功哉子產之於朝穆適居季

孟之間其趣操之不倂內外之異治若此故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也且為鄧析者其初於朝穆之道為未察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同其戚其終於朝穆之道為有得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異其知也噫微鄧析之言則後之觀朝穆者幾不盡同子產之戚而終莫能知其真矣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産育者無不畢致

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遊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賔客之在庭者日百往庖厨之下不絶烟火堂廡之上不絶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寳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

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叩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子貢以貨殖累其身者也方其貨殖財積而不敢用服膺而莫之捨滿心戚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夫以子貢之富豐屋美服厚味姣色以終其身無有於不足也其所以求益而不止者為子孫無窮之計也

噫孫子非汝有也認而有之亦惑矣抑又苦體絶甘約己之養以貨殖見棄於聖人門務求適其適可不為之大哀耶為端木叔者藉其先貲初不知貨殖之勤而有萬金之累既已有之又能用之由是放意所好無不為而無不玩其適意而志得擬齊楚之君非特能用之至其氣幹之將衰又能散其有而盡之以

俗觀之薄於子孫之遺甚矣其後受其施者相與反其子孫之財是亦不為無所遺矣噫為木叔者其生也無貨殖之累而盡一生之歡其死也不為子孫留財而不失子孫之財其所行所為是乃衆意之所驚而誠理之所取誠理所在非聖人不足以盡之此東於教者所以不免於驚異神也噫狂聖異域奚啻天壤達而以為狂惑亦甚矣楊子謂大聖為難知不以此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

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圓於有生生不離形形終必弊從於有化化常流形形安能久是以百年壽之大齊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理或不能久生而況於不死乎究其生之存亡初不爲我察其生之憂患爰以久生方其有生汝形之內五情之好惡汩於中汝身之中四體之安危迫於外一世之間萬事之苦樂交於前一日之變與一月

之化不異也一歲之遷與百年之變不殊也既閭而知之既見而識之既更而歷之又安以久生為哉雖然死之與生猶彼旦暮生奚足喜死奚足悲亦不可以其不足喜而厭於久生也亦不必以其不足悲而樂於速亡也是以得道者之於生死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不為溝瀆之自經也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不為吐故納新之壽考也雖無心於久生有若彭之壽亦不厭也雖無心於速亡有若顏之夭亦順化也無不廢無不任如斯而已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

天下治矣

於易損下益上為損損上益下為益益必有損損終必益損益盈虛消息之理也若夫萬物之生均含至理無欠無餘增之一毫性無餘地損之一毫性無餘物則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皆不中也名曰治之而亂孰甚耶唯無以損益為者則物我兼利之道也莊子言自容成氏而至於神農氏之時民皆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可謂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也若此之時則至治矣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

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佗事

世之語楊子者以其道主於為我因謂雖拔其體之一毛而濟天下亦所不為也列子稱其言則異此矣

楊子之言蓋曰一世之大必非一毛之所能濟一毛既不足以濟一世矣又安以假濟為言乎禽子之問亦不孫矣故楊子不應夫楊子之設心以為一毛之於肌膚雖若多寡之不同而肌膚固一毛之積均我體則均所愛矣柰何輕一毛而重一節哉能使人人尊生重本而不輕於一毛則天下有餘治哉楊子之愛一毛者非愛一毛也愛其身也人皆愛其身而不知一毛之惜不惜一毛積而至於殞身而不知覺矣人於愛身則是之於愛一毛則非之弗思甚也嘗觀人之有生貴則治賤卑則事尊終身役役無非為物曾無一毫之為己曷亦不思我之生也其以我耶其亦為人而生我耶如其在我則我奚為而不自為耶且將以為人也我之不能自治又奚以為人哉列子深醜夫世之逐萬物而不反者故其書每託於楊氏為我之言禽子終不能達其況方且謂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是特見大禹墨翟之跡爾非特

不知楊子亦不知大禹墨翟吳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説他事以其言之不類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蹔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産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宫室美紱冕戚戚然

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

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娱窮意慮之所為熈熈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宫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熈熈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毁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

矣

舜為帝之盛帝禹為王之首王周公之忠聖孔子之明道皆聖人之極致天下萬世莫不尊親者也而舜之窮毒禹之憂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遽考之虞夏商周之書稽之孔子之言其理為不誣謂之戚戚然以至於死不為溢惡之言矣至於桀紂之逸蕩放縱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此可謂熙熙然足於從欲之歡矣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而謂之四聖天下之惡歸之桀紂而謂之二凶四聖被萬世之虛名二凶享當身之實利實固非名之所與名固非實之所取要其所謂毀譽徒傳于萬世之下毀譽之者何能知其前為其毀譽者亦何知於後雖有毀譽與株塊何以異哉謂美惡為同歸於死不亦宜乎列子言此不欲天下之人去四聖之名趣二凶之實也使求道者審名實之俱非

知憂喜之均累故以天下萬世之所同是非者爲言俾之遺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道也且爲四聖者樂天知命未始有憂其所謂窮毒憂懼皆不得已而應世與民同吉凶之患而憂民之憂爾其所以有聖智之名者亦人與之名而弗拒爾必知此而後知列子之言是乃與四聖同道者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爲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

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治天下者必知所謂如運諸掌而後可以語治也楊子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信斯言也則不下帶而道存奚啻運諸掌哉苟能此道矣則我無為而民自治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以不治治之也如欲治之而治則一妻一妾已不勝其治矣三畝之園已難為其力矣是使堯牽羊而舜荷箠之類也故曰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

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可言可為無非事者不離於言為之域則不逃於時數之運矣雖太古之治必有事焉皇之道帝之德王之業世每降而事愈叢矣以耳目之見聞計所識之多寡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推而上之至于

皇帝則存亡覺夢或有或無及于太古則已滅矣已失矣孰誌之哉由是美惡之跡均在所遺謂善為可趨則善名久亦滅矣謂惡為可避則惡聲久亦消矣但遲速之間爾安可致惑于遲速奔競而不已哉然則為皇為帝為王其應世之事不離於可名之域其果是耶其果非也耶蓋帝王之跡出於感而應迫而動無心於名而人以其名歸之與夫矜毀譽而要名者異矣故其應世之事雖與時俱往而所以為聖者則獨存而常人不然何以貴於聖人之治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

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人之生必將資物以為養性是乃養生之主衛生之經達生之情所不可不為而其為不免矣蓋身固生之主故有生必先無離形物亦養之主故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故雖不去物不可

有其物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故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世之人不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也橫私天下之身以為我橫私天下之物以為養是務夫生之所無以為也形未必全而生理滅矣則世奚足為哉能棄事遺生而至于形全精復者其唯聖人乎聖人猶兆於變化未能忘我也若夫至人之不離于真則公天下之身而身不異物公天下之物而物無非我此莊子達生之所謂精而又精而此之謂至至者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壽不矜貴何羡名不要勢何羡位不貪富何羡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

無對制命在內

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秉彝而好德則名斯賓之名立而位至矣名位立而資財有餘矣此四事之序也人之壽固有若彭祖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者則人之貪生奚有巳哉至于烈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苦心勞形終身遑遽豈復須臾之寧哉四事之於人每不得而兼之有一于此雖終身役役曾不足以充其欲况於兼四者之有而徇之闕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踡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内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此

原注闕

固人情之所難以茹藿而易膏粱疑人之所易而不能易田父之安者習之移人不可遽易也矧夫汩於外物恬於俗學而欲俾之易其習而安於至道宜其未之思者以為遠也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

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隩室綿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衣緼黂者不知有廣厦隩室綿纊狐狢之温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不知有膏梁之美暖暖姝姝而不知道之衣被萬物感于世味而不知道之淡乎無味亦猶此矣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

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豐屋美服厚味姣色皆分外之物也苟務此而求之亦無厭之性也奚必外此而有求而後為無厭哉孟子以目之色耳之聲鼻之臭四肢之安逸為性列子之敎斬於順性而逸樂惡夫矯情以招虛名故以有此四者而求於外為陰陽之蠹也且言有此四者是或為富足以有此四者為言也如亦必待於求四者而有之其為無厭孰大焉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絶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忠則敢於犯顏義則果於制物忠或過於厲己人則反菑之矣義或失於刻核則不肖之心應之矣若夫以道事君則身荷美名君都顯號不亦君臣皆安乎以道應物則我常無為民皆自化不亦物我兼利乎

老君曰大道廢有仁義國家昏亂有忠臣亦此意也

鶡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君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

樂憂苦之間哉

鬻子之去名非無之也不守之爾老君之實名非去之也不主之爾蓋有生斯有身有身斯有累物我交搆事無非名名無非實性之苦逸名則係之名胡可都亡之耶悠悠之徒羡美虛名趨之不已因失其名實矣故慕仁之名者有至於殺身慕義之名者有至於滅親子推死於忠尾生死於信是皆守名而累實恤危亡之不救者也列子此篇於名實之理反復告說盡之矣慮夫學者遂以爲其道欲盡去天下之名也故又爲之說曰但惡夫守名而累實者夫茍能不守其名而無累其實是乃鬻子之去名莊子之實名

聖人之所謂無名而處身應物之道無餘藴矣

楊朱解

子列子之經明大道之要傳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正統也楊氏為我是邪說誣民者蠧聖人之道莫此為甚故後之學聖人者以能言距楊墨為聖人之徒觀列子以禦寇為名是亦以閑先聖之道為己任也其書乃務引楊墨之言以垂訓甞以孔子與墨子均為天下之所願安利者至此又為楊朱一篇之訓為列子者其以楊朱之道為不乖謬於聖人而可以垂訓於天下耶抑知其為充塞仁義者又何以取其言哉列子之旨亦可以意逆矣蓋楊氏為我者也列子悲夫世之人逐物喪我不知存諸己者其生也為壽為名為位為富無一有益於我者至其死也猶需利澤於子孫子孫天地之委蛻爾奚有於我哉由是慎觀聽惜是非禁勸於賞刑進退於名法遑遑偊偊以終其身不殊於重囚纍梏曾不悟造化之生我以我而已則吾之生宜知為我而使之勿喪也又烏以苦身焦心求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喪其為我者耶以是知列子不欲天下皆為楊氏之邪說也

欲其不役於物知存我而已人能無喪其我則以之治國家推之天下皆具緒餘之所爲爾豈不盛哉雖然子列子之訓抑微矣其書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藏穀均於亡羊故取楊朱邪說之尤者合聖人之道并爲一談蘄於學者不徇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心也故凡寓楊朱之言無非至道之旨其言至以四聖二凶爲同歸於盡後之誦其書至此罔有不疑列子謂堯舜爲果外乎道而真與楊氏同爲邪說者是讀其文而不達其況之過也殊不知此篇正列子之所盡心而與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爲始終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列子楊朱之篇類是矣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七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八

宋 江遹 撰

說符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說符明聖人應世之事也聖人之應世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以物為形以我為影影常隨形而枉直我常任物而屈伸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曩行而今止曩坐而今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若無特操者至於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是乃所以處先也子列子之師壺丘子林也嘗以弟子之謁而語之曰壺子何言哉至此則道其持後之言者天瑞則著聖人之道由天而之人故謂其不言說符則言聖人之道由人而之天故不免於有言始也不言而之天蓋聖人之本心終也言而之人殆聖人之不得已爾且列子之道生知而自得奚假於學哉將以是垂訓而為萬世之師故始終必假師資之道以為言也與孔子不居其聖而曰好古敏以求之同意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

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君子慎之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出入往來一機也人常昧於至微之明必至於物成數定而後能知其爲出入往來能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者其唯由本宗而兆變化之聖人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

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太易未判萬象渾淪兩儀既分物物定位毫釐不能紊一二不可差聲動則響應形生而影從在我者其度可擬在人者其稽可決適堯舜則帝業可脩由湯武則王功可襲神農有炎之德得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辯此而已雖至聖之人㣲妙玄通深不可識一出而應物未有不由此道

以治也孟子自謂知言則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其言閑先聖之道亦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於聖人之未生逆知聖人之必行者以其不外乎揣度而已夫所謂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聖人不以人之愛惡我而有憎愛於人也蓋曰人愛我必以我有以愛之也人惡我必以我有以惡之也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莊子嘗以玄珠喻黄帝之道矣珠之為物至圓而明寶之至也圓則物莫能窒明則物無不鑑故以得珠喻道之富且唯得道者萬物皆備莊子所謂有萬之富也重利以為富終於危辱而已矣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射者非前期而中不可以為善射為其不知所以中也知其所以中則其中在我而甘蝇飛衛之巧可能

也治國治身亦若是矣能察存亡之所以然故以道御時常存而不亡也如存亡之體已著則雖察之無益矣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矣一本作失而況行之乎

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是少壯之時也物所攻爲德故衰焉安可以語道至於班白則欲慮柔而體將休爲故可與語道而行之也雖然此以人之從於大化者爲言耳亦有循大化而不與化俱者常不失其赤子之心雖壯而不驕雖耄而不耗其於語道無往而不暇矣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

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不為事任而材者盡其力故年老而不衰不為謀府而智者用其謀故智盡而不亂雖以堯舜之聰明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治國之難如此而已安以恃自賢之行為哉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刻玉為楮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則人之智巧可以侔造化如此然刻玉者三年而成一葉造化之運陽氣潛回倏然周天地徧萬物榮枯而拆甲彫刻衆形而不為巧且有若宋人之巧僅得食於宋國耳況於巧不盡若宋人者哉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

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聖人之於辭受無所苟也非其道雖身死而不受也寧以妻妾之奉而為之乎以涉世是以免於難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

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

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无慍容曰吾知之矣則勿重言

齊之國氏宋之向氏其貧富之不同者向氏不喻國氏之道也北宮子西門子其造事之窮達不同者德命之厚薄或異也若魯之施氏孟氏所業既同則非若國氏向氏之不同道也亦非若北宮子西門子德命之厚薄也齊因太公之俗繼以管晏之治衛封自康叔武公嗣修其政故衛多君子而齊衛之國所務者仁義而已楚居蠻夷武王嘗欲以敝甲觀中國之政莊王觀兵於洛郊而問周鼎秦自孝公以下蠶食

六國秦楚之王所務者兵食而已施氏以孟氏之所以事衛之術而事楚干秦之法而干齊故無適而不利孟氏亦以干衛之術而之秦適秦之法而干衛刖亦與施氏同功矣奈何易置其術耶故施氏以為其無適時之智孟氏亦釋然無愠容矣仁義為治之德盛故具得罪也大兵權彊國之術淺故罪止於刖目雖然投隙抵時應事無方者屬乎智天下之事固有智之所無奈何者則二氏之窮達是亦有命而已而列子稱其言者蓋諷符之論不離於形名之稽度如以物之窮達一切委之於命則學者將趨於聚塊積塵之無為而非道矣故於此特不廢適時之智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隣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

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人之心見不殊遠也我之所欲人亦欲焉我之所知人亦知焉將騁己之志而不顧人之情是亦惑矣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无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

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恃伺察者得盜於既盜之後明教化者禁盜於未萌之先既為盜矣仁將焉在故郄雍之視盜則不得其死焉化已行矣民斯知耻故用隨會知政則羣盜奔秦焉夫使羣盜去而奔秦猶治水者之以隣國為壑也以道治天下則其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羨志不存夫孰為盜晉國方恃伺

察故即其失而救之使之知政耳不遹而語諸道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

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忠則從水之道而不私信則安於水而不疑若是則其出入於水也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能入而復出也黄帝篇嘗言此以為順性命之理而然也此以為忠信錯其軀於波流者蓋忠信即性命之理也前篇明帝道之自然故云性命此篇明理之符驗故云忠信孔子嘗語子張謂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其言主忠信者不一矣故於此亦俾二三子識之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

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无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音之所不能該則識無與焉可言則可知矣我以有知而能言彼以有言而可知蓋形聲既見雖若淄澠之合疑難辯矣易牙能嘗而知之故白公方問微言於孔子孔子既已知其意之所存而不應矣言之不可隱也如此然而無心於言者雖言而無言有心於言者欲微而益彰是以言非不可微也欲微則不微

矣故有言則有為有為則有爭我以怨往彼以害來猶爭魚逐獸之濡走其勢不得不然也若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無言則無為矣視彼淺知之爭直若蠻觸耳不亦末乎白公雖聞孔子之言其終死於浴室者豈非以父之讐故不得已歟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无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

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

以我彊攻彼弱以我衆敵彼寡以我無釁攻彼有罪此萬全之道也盈極必虧成極必壞盛極必衰此必至之理也故勝之非難持之為難語其勝則齊楚吳越皆嘗勝矣語其持非晃鷲之君則不足以為能焉

何則勝者以彊持者以弱抗兵相加雖以彊勝非以彊故彊蓋有至柔之道運其彊耳勝敵城下必以弱保非弱能保彊亦以至柔之道積而剛耳故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兵彊則不勝木彊則折唯有道者達夫天地消息盈虛之理雖甚勁而不肯以力聞雖能服物而不肯以兵知以柔弱謙下為表而常處於不爭之地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非特莫之爭也又將樂推而不厭矣持勝之道孰大於是此孔子所以知趙氏之昌也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

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乗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黑牛生白犢理之常也唯其无故而生則天其或者必有所示矣夫牛者祭天地之牲也則其無故而生是所以為吉事之祥也牛水畜也黑者水之色白者金之色金生水黑而生白則反其所自生而其生無

窮矣此行仁義不懈者所以恃此而免楚圍之戰死也且黑幽而白顯是亦始失明而終復之類也聖人之言皆窮理盡性之說也故無往而不合其或迕者非不合也特其事之未究耳後之讀聖人之書未達聖人之旨安可遂而施之於事而求近效哉嘗試論之家無故黑牛生白犢者至於再又孔子以為祥而教之薦上帝其發祥且異則宜有介福之佑矣乃止於父子免於乘城之役者蓋自道觀之禍福之異别於小智故其至也亦視時而為輕重方周之衰六國之務兵權而已雖孔子之生當是時也幾不免陳蔡之阨則宋人之免於戰而死者自非行仁義不懈於三世而有感動天地未易以得此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五劒常

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无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擬進復望吾賞拘而戮之經月乃放

技之妙非不同而賞罰或異外物不可必也故君子務求其在我者而已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絶塵弭蹤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

於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

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相馬技之末者也雖以伯樂之妙不能告之於其子其子亦不能受之於伯樂何則可傳者不出乎規矩鉤繩可相者不出於形容筋骨至於天下之馬則若滅而隱於存亡之際若沒而處乎怳惚之間超軼絶塵不知其所自非遺其物色觀其天機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體則國馬可求而天下馬不可得矣故九方臯之求馬牡而驪而以為牝而黃夫九方臯豈不能知色物牝牡哉牡而以為牝為其所用者牡所守者雌也驪而以為黃為其所驪者黒所存者中也此所謂見人所不見視人所不視乃有貴乎馬者也是以穆公聞其言以為敗矣伯樂則惟是而知其千萬臣而無數馬至果天下之馬也蓋九方臯之於馬黙

得於不言之妙伯樂之於九方臯莫逆於無聲之中非九方臯不足以得馬非伯樂不足以知九方臯夫沙丘之馬未嘗無也而伯樂九方臯不世出雖有天下馬不得與良馬同驂而齪齪與駑駘並馳於轅下者或不免矣噫天下馬難於知也如此又況於天下之士游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乎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馬此武侯所以大悅而笑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黄帝問廣成子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廣成子以謂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至於後性邀之而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則善其問而語之以至道蓋得其本則末不足慮矣故莊王問治國於詹何而詹何對以治身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爵高者人妬之為其軋己也官大者主惡之為其逼己也祿厚者怨逮之為其多藏也爵高而志下則人

莫見其高官大而心小則主不嫌其大禄厚而施博則人不猒其多此其為遠怨之道也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處衆人之所惡則不爭夫唯不爭故無尤過故可以長久夫孫叔敖爵禄足以榮身而遠於怨利澤及於子孫而能長有豈他道哉亦於富貴之中審盈虛消息之理使高不至於危滿不至於溢耳此所謂雖富

貴不以養傷身者也若夫顔闔之真惡富貴則又進此矣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无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

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牛缺以真能無吝而被害燕人之弟又以憶其兄之戒假有所惜而受禍雖曰安危之變出於莫之為而為要二人之為是皆已甚而致然耳何則牛缺之遇盜歡然無憂吝之色亦足矣及追而問其故則又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則在我之跡著矣憶其戒者力爭而不如亦可以已矣又追而以卑辭請物則在彼之跡著矣彼我之跡著則盜慮其反害於已也此二人之所以見殺於盜也然而彼之跡顯則其為害也遠故所害者牛缺而已盜之跡顯則其為害也近故有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无訾登

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㩌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報無以立懂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滿盈之道天之所虧地之所變鬼神之所害人道之所惡唯聖人覩萬物之變遷故去甚而無益生去奢

而無侈性去泰而無蹢分游乎旁內而已虞氏之富既以不仁而歛怨矣而又登高樓以要鬼神之所瞰臨大路以犯衆人之所惡設樂陳酒從事擊博恣其逸蕩安可長也故雖未嘗有陵物之心而禍敗之致乃出於飛鳶適墜其腐鼠夫飛鳶之得腐鼠忽棄而墜之耶衢路之人不一矣乃適中其俠客豈非其驕奢為神人之所共惡默有俾之墜而中者將啓俠者之怒耶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耶胡為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

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方其未能視則就而餔及其既餔之而能視則因以妄見謂盜之食為盜至於隕其身而不顧由是知心目之知見其於利已也少而害已也多矣謂之爰旌目則以目能旌别也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老子曰聖人為腹不為目豈以此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

知无辯也杜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杜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杜厲叔以有知而忘其身者也人之有知生於妄見以身為我貴而愛之以蘄不死由是慮物之為已害也其於萬物欲無不畢知而後已既已有知知見内惑怨懟積中至於忘身而不悟是其始也將以知而愛身其終也乃以知而反害其身矣則知之不若不知也明矣君子之於死有輕若鴻毛有重若泰山若殺身以成仁則以其輕也懟以忘身何益哉故聖人之所尚者在乎知不知而其所病者在乎不知知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觀爰旌目柱厲叔則怨往者害來可知矣而謂賢者為之乎

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隣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

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

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蓋思以有歸也殊塗同歸則何思慮以有致也百慮一致則何慮譬猶之燕者北轅適越者南路審燕越之定位信道而不已雖有多歧亦不足惑矣唯其學者見道不審信道不篤要淺功而求近效捨人道之美而好徑自以妄見而為差殊迷具

同歸一致而惑於殊塗百慮如亡羊者終不知所之而反耳此楊子之所以感亡年而損言笑也羊之辰未土之正位其屬則脾而意之府也亡羊則害於守意者也故楊子感之莊子謂藏穀均於亡年亦此意也心都子則能存心而守意者也故知以學仁義者同師而異術為問而楊子則以學泅而半溺為答也孟孫陽則雖居物之先趨於動出而支離於道矣與莊子所謂孟子反者異也是以謂心都子之問為迂楊子之荅為僻也其以學泅為喻者蓋學道者期於越生死流濟斯民於無難之地而已而學者以多方喪生不幾於學泅而溺乎雖然溺死者非水之咎喪生者非道之失以驚渡為利則不免於溺矣以多方求道則不免於喪生矣從水之道而不為私則奚有於溺哉遵道之夷而不好徑亦奚有於喪哉此則楊子之

志也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黒而來豈能无怪哉

緇素之衣一易而狗莫之知則人將扑之外物遷變已莫之悟從而喜怒之者不一矣然將誰扑哉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足以語此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

始於為善而終及於爭則所謂善者果善耶果不善耶故君子必慎為善所謂慎為善者非以善為不可為也亦不為近名為善而已苟無近名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言非也凡人有

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莊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故燕之君不能使之不死者獻其道又曰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故衛之善數者以決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然而道可傳而不可受唯可傳故能行者不可无其術唯不可受故或有其術而不能行列子之著書亦此類也以夫道之不可告不可以與人也故不得已而寓之於書將使覺者用其言行其術而與其道無差耳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陰符經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空適以害物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之以自然而無愛利之心一視以芻狗者蓋此道也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

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无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莊子曰萬物與我為一故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徒以狀而見疎耳豈相為而生之哉太古神聖之人具於異類會聚而訓受之同於人民以其心智與人不殊遠也後世始以大小智力相制迭相食矣如以人之食肉謂為人而生物則蚊蚋之噆膚亦為物而生人矣田氏食客千人曾不如鮑氏之弱子為早

有知也即是有以知道之所在無間於少長若鮑氏之子可謂千人之遇矣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役馬醫之辱愈於乞而假食矣然齊之貧者初不以乞之辱而易志也徒以衆莫之與故不得已耳唯其安於貧如此故雖有戲之以榮辱不足以動其心矣又況於真能辯榮辱之境者其視得喪利害如何哉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

人曰吾富可待矣

遺契不足以致富猶陳言之不足以得道也此桓公之讀書輪人所以釋椎鑿而上問以謂古人之糟粕也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鄰父言枯梧之不祥不必以欲為薪而言也因請以為薪則踐可疑之塗矣其人遂以為險特不知果鄰父之險耶亦其人自險耶要之險不險在我而已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顔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无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无似竊鈇者

鄰之子常自若也亡鈇者猜慮内藏則見其无為而不竊鈇也猜慮一釋則見其无似竊鈇者由是觀之萬物分錯皆自吾心為之耳學者苟能識其意猶亡鈇者則無往而不在於道矣物奚自而入焉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

其行足蹪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莊子曰至人无已不知道者認有於我顧視吾之一身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若之何其能无已歟胡不觀諸白公勝邪慮内藏則至於忘㒺㒺之忘將何不忘哉又況内能致道則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已者其理亦昭昭矣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見物猶攫金則物外無道見道猶攫金則道外无物列子之書終於此者蓋八篇之訓皆假物明道也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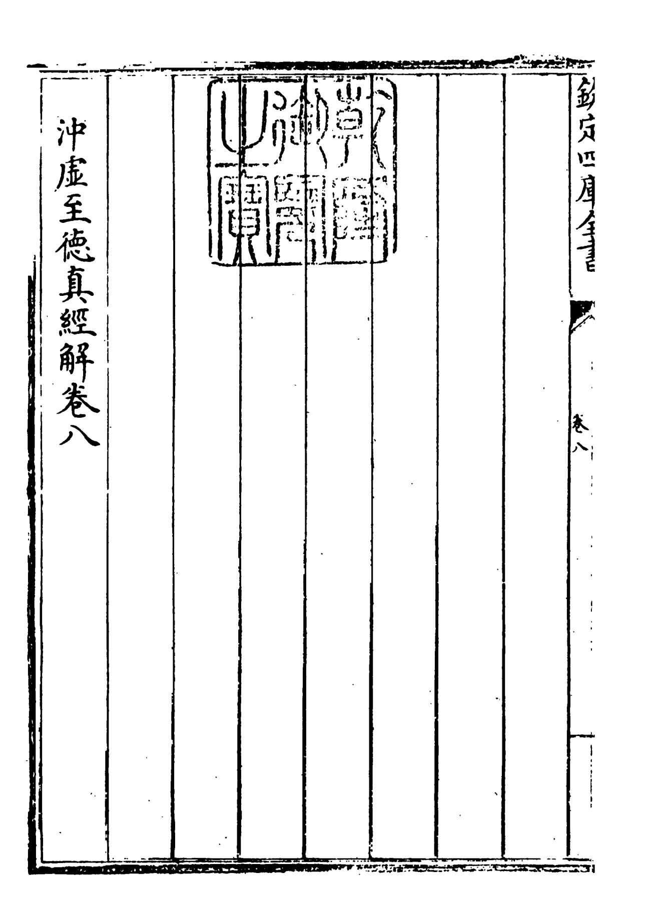
之讀其書者其悟不悟亦在
夫欲不欲見不見之間耳

說符解

語道之體不立一物離於言說語道之用不廢一物寓於形數有形斯有名有數斯可紀成虧之不易如符之信始終之可驗如符之合莫神於天其道符於陰陽莫富於地其理符於剛柔莫大於帝王其德符於仁義如影之於形枉直隨形而不易如響之於聲高下在聲而不差神農有炎之德備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明此而已是以列子之教由楊朱而上既已盡言至道之極矣必終之以說符也夫所謂至道之極豈徒為是窈冥昏默而已將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為說符之事也故說符之義在我者有度在人者有稽處世者在於重道為治者在于知賢應事者屬乎智持勝者本於道治國先有治身遠怨由乎謙下利出者實及怨往者

害來故賢者慎所出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
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慎為善凡其所言皆世道之
安危人理之得喪凡其所為皆言之所能論意之所
能察致者是以言道而不在於說符不足以為道也
雖然列子以天瑞首篇以說符終訓天瑞即自然之
符也天瑞言天道之妙而合符於生化是為自天出
而之人也說符言人事之顯合驗於至道之妙是為
由人入而之天也大道之行如環之循運而無積其
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常生常化以此而已嘗考列
子之書自天瑞而下次序大道之體可得而言矣天
道之運必先於天瑞聖人之應世莫大於帝王故以
黃帝次天瑞穆王次黃帝也三代之王莫尚於文武
至穆王而王業衰矣不云其盛而言其衰以明大道
之妙既開其端則不復純常而終至於弊有黃帝之
治於前必有穆王之弊於後也有帝王之治矣自非
孔子之元聖刪詩定書繫易作經則帝王之功業不

白於後世矣是則帝王之道集明帝王之大成者孔子而已故以仲尼次穆王由仲尼而來傳道之序無餘藴矣列子抑慮後世紛紜事變之不齊而支離於道也故假湯問以盡其變使人不以物妨道也要萬物之變其為莫不出於力其致莫不制於命故設力命之問答要其終歸於自然欲人之不制命於外而已至於楊朱之篇則遣萬物之虚名而要於道之極致道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然而道不可以終無也故以說符終焉由是觀之列子之敎一出焉而為天瑞一入焉而為說符是乃傳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而所謂古之博大真人者也其自名為子列子者蓋以其為子矣與孔子同異乎諸子之子也後之不達其書之况者因謂不與帝王同道而以其經並於諸子是直用管窺天其見者小耳何足道哉學者宜盡心焉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八